

纪念卢作孚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成功举行

为深切缅怀卢作孚生平事迹和贡献，学习传承卢作孚爱国企业家精神，5月13日上午，由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主办，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经济管理学院共同承办的纪念卢作孚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在研究院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家恩主持，随后的圆桌讨论由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赵国壮主持。

卢作孚之孙、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卢晓钟出席会议并介绍了卢作孚的现代化思想内涵。他说这是一种追求“全面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思想体系，对于当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的历史借鉴意义。接着，他指出凌耀伦、卢国纪、杨益言、杨本泉等前辈推动了对卢作孚的研究，肯定了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

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黄杰出席并致辞。他指出，卢作孚先生与西南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学校一直重视对于卢作孚先生的学术研究与精神弘扬，早在 1997 年即率先成立了卢作孚研究中心。经过近 30 年的不懈努力，该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内外卢作孚学术研

究、学术理论与实践转化的重要力量。黄杰强调，西南大学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同社会各界一起，赓续先辈意志、弘扬卢作孚精神，助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励更多青年朋友厚植家国情怀、勇担社会责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北碚区政协原副主席、一级巡视员韩燕在致辞中指出，卢作孚先生是我国著名爱国企业家、教育家、乡村建设先驱，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和中国现代化。应当深入挖掘卢作孚企业家精神的时代价值，传承和弘扬卢作孚优秀企业家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推动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卢作孚研究中心顾问、原副主任周鸣鸣研究员深情回顾了卢作孚研究中心的创立和发展历程，分享了自己多年来弘扬和践行作孚精神的心得体会。她表示，卢作孚具有爱国奉献的崇高追求和实业报国的高尚情怀，始终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卢作孚研究》副主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张瑾教授对于 1930 年代的重庆城市现代化有深入研究。她强调，卢作孚探索出了城镇现代化建设的“北碚模式”，并且成功地通过媒体传播，



李军/摄

使北碚成为“乡建模范”，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力。

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卢作孚）民营经济学院教务办主任黄庆华教授分析了卢作孚企业家精神的时代价值。他建议，为弘扬企业家精神，促进高质量发展，应当全面确认企业家才能的要素地位，改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动力，给予企业家更多服务社会的角色，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的活力。

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

书长、研究院李军博士认为，卢作孚爱国企业家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产生与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它生成于救国图强的奋斗历程；生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生成于民生公司的创新实践；生成于卢作孚个人的人格魅力。

圆桌讨论中，到会专家学者围绕“传承弘扬作孚优秀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卢作孚先生投身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与乡村建设的光

辉事迹。大家认为，卢作孚先生爱国救国报国的一生，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对新时代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价值。

北碚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刘存琼、区文旅委主任胡一珊、区博物馆馆长莫骄、学校党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海克军、社会科学处处长王牧华出席了此次座谈。《卢作孚研究》副主编张瑾教授、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陈列馆主任侯江、北碚区社区教育学院副院长李鹏、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张赛、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室主任牟莉以及薛宇、蔡艾玲、牟其文，我院教师王彩虹等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座谈交流。

据悉，今年正值卢作孚先生诞辰 130 周年，在中心主任、学校党委副书记潘淘教授的主持下，卢作孚研究中心筹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在北碚公园作孚园举行卢作孚清明祭奠，在相关中小学、高校、公司接连开展卢作孚企业家精神专题报告会，征集制作展播“寻访作孚印迹”系列微视频，举办“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开展“兼善文化课堂”系列社会实践活动等，取得良好效果。

（李军 讯 据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公众号）



卢扬/摄

作为一名普通人通常会有这样一个认识。民生公司是最能代表卢作孚先生社会事业建设成绩和成就的。然而在先生自己看来或许并非如此。1947 年 11 月作孚先生曾表示：“我对北碚事业之关切，超过我对民生公司经营的兴趣。”1948 年 2 月先生又讲：“我之喜欢北碚胜于自己所主办的事业，也因为它是一个优良的教育环境。”那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认识呢？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谈起，来探究一下卢作孚先生的思想。

“现代集团生活”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作孚先生把成都通俗教育馆的创建、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的乡村建设和民生公司的创办称作成功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三个试验。这是大家比较清楚的。作孚先生提出现代集团生活是相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双重集团生活而言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集团生活，作孚先生认为其中起作用的都是“三项机制”，即依赖关系、比赛标准和道德条件。双重集团生活的依赖关系是个人与家庭

跨越时代的精神指引

● 孙金

（或者称作家族）之间的相互依赖，比赛标准是门阀、门第之争，道德条件是孝悌伦理。这样的机制产生于农耕文明，是农业社会得以传承和延续基石。但是对于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时代是不适应的，甚至是一种强大的阻碍。然而要改变中国人积习几千年的认知和生活模式谈何容易，不是几次维新、变法和运动就能实现的。作孚先生认为与其空泛地说教还不如创建几个成功的样本以做示范，供大家参观学习更为适合。于是才呈现出我们熟知的现代集团生活的三个试验。从这个角度讲，现代集团生活就是作孚先生认为的工业时代的样本。

现代集团生活的三项机制具体又是什么呢？依赖关系由个人与家庭变成了个人与事业之间的依赖，比赛标准由门阀、门第之争变成了比贡献、比进步，道德条件则由法制化的规章制度取而代之。作孚先生这样的思想已具备了明显的现代性观点。与此同时，现代集团生活不仅具有现代性而且也具有集团性。儒家思想当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亲亲尊尊”这些封建等级观念应该摒弃，然而“牺牲自己以为集团”“舍小家为大家”“勤劳节俭”这些优良传统作孚先生认为不但应当得到继承，而且还应该发扬光大才是。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现代集团生活既不是传统社会的生活模式，也不是完全类同于西方现代性社会的生活模式。

卢作孚先生的社会理想是追求国家现代化。然而国家现代化是一个宏大且漫长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作孚先生选择通过持续不断的社会建设来为国家现代化积累所需的物质资料。那么现代集团生活的三个试验便可以看作是卢作孚先生在追求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三个领域的阶段性目标和成果。成都通俗教育馆是教育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和成果，北碚乡建是乡村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和成果，民生公司则是实业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和成果。

如此，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作孚先生所提出的现代集团生活这个概念。它不仅是卢作孚先生社会建设的样本，也是一个类型学上的分类概念，还是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它作为中国人走自己的道路追求现代化的一种有益尝试，其内涵体现在三项机制的作用转变上面。由此可见，现代集团生活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名词概念，而是一种重要的、核心的具有分析性的理论概念。

接下来，我再讲述另一个概念，事业中心论。在作孚先生的回忆文献当中曾提到过，“1920 年元旦写了一篇《事业中心论》的文章”。这篇名为《事业中心论》的文章在现存的文献资料当中是找寻不到的。非常可惜！只能从先生的回忆语句当中大致了解到，当时他是要以《川报》为中心，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没有全文！但是在作孚先生其它的文章当中时常会看到事业中心论的提法，并且事业一词在作孚先生的文章当中是绝对的高频词汇。

那么事业中心论究竟该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我们纵观作孚先生社会建设的历程，可以发现作孚先生所处的年代是国家内乱、外敌入侵、文化失调、农村破产，整个社会缺乏统摄资源整合的信念，中国人不能相互协作促成公共事业的建设，这样一种局面。个人与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是割裂开的。个人生活在以家庭为内圈、亲戚邻里朋友为外圈的那两个“圈”当中。这种缺乏联系和连接的、松散的原子社会既不能自发自动进入现代化，也抵御不了来犯之敌。为此，卢作孚先生提出以“事业”为中心来重现建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网络关系。这样一来，事业就成为了个人与社会之间沟通和联系的桥梁。同样，也可以将事业称作卢作孚先生社会建设的中间变量（或中介变量）。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双重集团生活便被解构成为“个人与事业”和“事业与社会”的上下两层的，但又有强烈联系的现代生活。

这样的论据就比较多了。“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公司的困难职工解决，职工的困难公司解决。”“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标语背后具有思想性也具有理

论性。它们分层次地呈现出了事业如何在个人与社会两端之间发挥联系和纽带作用。

事业中心论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可以有效地解决双重集团生活的核心问题——“自我中心主义”。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主义。作孚先生一直强调“要打破中国人的双重集团生活”“集团生活没有改变不能学现代”。那要如何打破、如何改变，就得靠“事业中心论”。从这个意义上讲，事业中心论是作孚先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论。

下面，我再讲述最后一个概念，微生物观。作孚先生曾讲过 1922 年他在川南工作的时候，邀请一个川外人来演讲。这位川外的朋友上场便讲，“请大家认识我，我是一颗炸弹。”作孚先生解释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刘重来老师认为这个川外的（或者叫外川来的）朋友就是恽代英，之前我也这样认为，后来张守广老师说：“你有证据吗？”便不再这样提了。且不论这位朋友到底是不是恽代英，1922 年作孚先生提出微生物的意象本身是明确的。在作孚先生的文章当中常常也可以感受到这样一股看似细微的，但是绵延的，实则是彻底颠覆性的伟大的力量。比如，1925 年作孚先生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调查表时，就这样写到：“以教育方法训练民众，为种种组织、种种经营，以改革政治，绝不利用已成之一部分势力推倒他一部分势力，但谋所以全融化之或全消灭之”。这种全融化之或全消灭之就是微生物式的伟大力量。（未完待续）